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述二

嗜酒悖亂

李昌齡傳 邦清之贊

傳曰雪峯巖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住山為鄰昇之宣和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吏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中必令呷盡昇之驚悸遂寤然則人有少福其可不惜況酒者最能亂性苟或酷嗜日在醉鄉焉得無失昔吳有為樞密使陳執中罷相舉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牀呼其從者明日黜為西京留臺乃約有俊才劉沅為集賢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飲無度帝竟不悅命竟不下趙昌言為樞密日與陳象童儼酣飲人因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上怒兩皆罷職昌言貶為崇

信軍司馬郭贊為叅政以入對酒氣熏蒸御座左遷南宮蘇易簡為學士因大飲吐血感疾而卒王全為殿中丞以大醉臍裂而卒此皆前輩覆轍執謂嗜酒為無害乎況悖亂乎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與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贊曰

周戒群飲 漢禁糜穀 酒以成禮

烏可縱欲 紂為泔亡 卓因麴辱

醉鄉之徒 逖世逃俗 欲修其身

鷓夷可覆

骨肉忿爭

傳曰佛曰我得無爭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為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禮記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然則人於骨肉可忿爭

乎骨肉者血屬也得為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緣豈偶然哉昔顧況為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無何暴卒况追悼哀切常吟曰老人失愛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司聞之亦大感

懣力懇冥官求歸官亦憐而許之既而果得復來為孫年三歲尚記得在冥時事及長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濤其父宣為諸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太學生好學淳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忽夢一冥使授以一紙公文曰石州司戶參軍洪濤卒濤大懼冥使曰不必憂不半年却當復來為洪氏子及期果卒時妻徐氏已姪至半年果誕一男狀貌與濤酷類然則得為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因緣會遇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愛別離苦今之解寡孤獨者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非爭離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為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

報

贊曰

天一生水 違行日訟 勢近情親  
其爭易縱 風自火出 詎能無聞  
家人嗃嗃 貴在嚴重 反身感如

齊家妙用

男不忠良

傳曰得為男子道釋二教皆以為難皆以為貴然則造物所以生之者為如何望之者為如何今也既得為男而乃苟且汨沒不能以忠良自効非獨辜負己靈實亦辜負造物不聞前輩為男子者平昔杜正獻行其父早卒公遺腹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二兄遇之無狀至以劍斫其腦其姑救解乃免因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容徑往孟洛以備書自資富室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明年舉進士殿試第四補揚州推官歷知縣通判提轉都轉運除待制除直學判三司判審官知天雄知永興知并州宣撫河東拜樞密尋以吏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兗州自少

好學及貴喜推獎後進為人廉潔事上以

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為信是以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放其大節真偉然也范文

正仲淹生二歲而孤其母改適朱氏及長

知其家世感泣而去於南都學舍自掃一

室晝夜講誦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

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

遵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判

河中為司諫知睦州徙蘇州知開封知饒

州徙潤州越州知永興知延州知耀州徙

慶州環州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改邠

州進樞密拜參政除陝西四路安撫遷戶

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萬言書

及進用所行之事皆無出於此書雖弄翰

戲語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播一時

若二公者其為男子真無愧也

贊曰

乾道成男 六陽與俱 剛德寔長

萬事所趨 一失其位 字曰非夫

姦險側媚 乃陰之徒 為昏男子

其庶幾乎

女不柔順

傳曰禮經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而始又曰婦人者幼從父兄出嫁從夫

夫死從子大抵女貴柔順苟不柔順不免

或至悍妬不孝不義端起乎此仙源曰吾

與侍講六十年為夫婦日公未嘗有一日

面赤使不柔順能如是乎又有莫筮者非

但柔順又能有立真節婦也昔周謂以布

衣謁太祖遂見信用委寄繁劇奔走嶺壑

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翁欲奪

其妻莫筮堅不許但守貧安分以伺其夫

之歸奉舅姑益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

苦自營閨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靖女亦未

嘗有識其面聞其風者悼落踈然及二子

長築室于外蓄書命師篤之以學晚年產

業漸厚舅姑漸老於是耐瑩選美丘且大

為壽坎松橫茂密盡得其制有上腴田數

百頃皆筮手所自置又為其夫經營別墅

水竹交映亭閣相望誠他婦之字能於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筮復勸夫休官相與老於林泉時皆號之莫節婦云

贊曰

女之美稱 曰淑曰令 柔貴有立 順必以正 無違夫子 必戒必敬 恭琰非烈 班姬知命 不忌不淫 婦德之盛

不和其室

傳曰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正位義同天地豈為輕乎近年潮倖余嗣被攝至司命官道問使者曰何法可以彌災使者曰但於除夕取桃符板碎為一籃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綱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災嗚呼三綱者父子兄弟夫婦也一誦其倫為力如此況踐之者乎是以君子謹重其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果登第及歸

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瘖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表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窈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

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為妻乎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鄒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通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遠無所歸況以無

恙而成婚因疾而遽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嗚呼二公但於定婚之後守義已自如此真所謂能踐聖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過為心夷虜或別有所

愛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贊曰

刑于寡妻 文王之治 相待如賓 卻缺可帥 試人以財 觀德於醉 內心所形 閨室允遠 身修家齊

於斯易易

不敬其夫

傳曰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蝕然則夫婦失道適見日月豈輕乎昔杜珪為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吳育之女日夜望極禱告每拜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為之療治而徹視如初杜企為人怯弱其妻張氏素輕視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張不一顧無何張先企卒既殯棺破乃化為蟒徑奔林間然則妻之於夫可不敬乎嗚呼因果之說姑置勿論請以一二賢婦言之庶皆則效昔宇文邦彥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觀書略通大體手自編錄以相



其夫且督勵諸子從學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歷詞掖登翰林至右轄鄉里稱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編國朝以來制誥綸言集尚在歐陽文忠公其母韓國夫人幼歸歐陽即能盡其婦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歲夫人守節自誓親教以學家貧乏紙至以蘆荻割地學書公竟以學富歷館閣修起居知制誥為學士拜樞密除參政官至太子太師若二人者真所謂無愧於為婦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婦必蕩婦也何足道哉

贊曰

三從之義 所重在夫 身仰望者  
天可逃乎 舉按上食 迴文織圖  
乃捐箕箒 視若庸奴 買臣見棄

終載後車  
每好矜誇

傳曰老子於曲則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於歧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長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矜誇於人可不去乎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忽得相見伊川曰相

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向處伊川點頭大抵前輩其於矜誇無不切戒非獨公也昔顧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謝安對客圍棋捷書至而客殊不覺曹武惠充江南入見閭門所進榜子止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向文簡時拜僕射上亦自為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觀公意昌言感稱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楊礪建隆初殿試唱名為天下第一  
真宗不記問公幾年及第礪亦唯唯真宗由是愛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議立英宗為嗣及神宗問之公但言韓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

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能及也

贊曰

人有純德 起於自矜 驕念既實  
中虛不靈 有過執告 有忿莫懲  
顏無伐善 禹不爭能 匪聖匪賢

斗筭易盈

常行妬忌

傳曰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以為罪且如妬忌一事婦人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三趣乎一者地獄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蕭氏性嗔妬不信善惡其父教之誦經不能從未幾暴卒夢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聞人說地獄心實不信今果見之俄頃已見蕭氏臥在鐵床猛火自起驚悸遂寤非地獄乎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嘗於其前誦洛神賦曰娶婦如此心可無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輕我我死後何患不為水神是夜即自沉復夢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為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婦人有過此者必自壞其

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地為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既死數月乃化為蟒作人語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懷慘毒念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於物今受蟒身身既長大無物可食兼無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蟲晝夜咬嚼苦痛切至奈何梁武於是為修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妬忌者是可為乎

贊曰

妬則傾人 忌難為下 孰使之然  
心猿意馬 胡不反思 求在我者  
擇善可師 勝已如射 女子小人  
不知命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退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無行於妻子

傳曰禮經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

若曰世變也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為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為如何今也既娶而輒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悲憤以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也造物其

音容乎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

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官曰我乃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為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違利忘家至今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孝後果如其言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

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而殮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既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為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為累何足道哉

贊曰

下我者妻 事我者子 下則易襲  
事則易使 所以常情 或多慢視  
道之不行 其端在是 施于閨門  
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為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誅乎昔支祖宜妻喻氏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為年家妻以久病廢殍汝姑日為進食汝怒其頻輒至吐而叱之臨終又